

第三部分-诗词曲赋-虻+陌上桑+短歌行

第三部分 诗词曲赋文

第十六讲 氓*+陌上桑*+短歌行*

氓

《氓》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在先秦叫做《诗》，或者取诗的数目整数叫《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中它原来的文学性质就变成了同政治、道德等密切相连的教化人的教科书，也称“诗教”。

《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诗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即“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

“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一）和“小雅”（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一共有一百零五篇。“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和赞颂神明，现存共四十篇。

三百零五篇诗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伦理、天文、地理、外交、风俗、文艺各个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国风·卫风·氓》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这是一首弃妇自诉婚姻悲剧的长诗。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无比沉痛的口气，回忆了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痛苦。

全诗六章，每章十句。第一章，追叙自己由初恋而定的婚；第二章，叙述自己陷入情网，冲破了媒妁之言的桎梏而与氓结婚；第三章，她对一群年青貌美的天真少女，现身说法地规劝她们不要沉醉于爱情，并指出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第四章，对氓的负心表示怨恨她指出，这不是女人的差错，而是氓的反复无常；第五章，接着追叙她婚后的操劳、被虐和兄弟的讥笑而自伤不幸；第六章，叙述幼年彼此的友爱和今日的乖离，斥责氓的虚伪和欺骗，坚决表示和氓在感情上一刀两断。

此诗通过弃妇的自述，表达了她悔恨的心情与决绝的态度，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倍受压迫和摧残的情况。

《卫风·氓》艺术手法总结：

（一）比兴的艺术手法

诗人是农村妇女，农村四周的自然景物，是她每天所接触的熟悉的，诗人触物联想，便歌唱起来。第三章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是起兴，比喻年青貌美的少女初婚的幸福第四章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也是起兴，比喻弃妇面容憔悴与被弃的痛苦。第三章的“吁嗟鸠兮，无食桑葚”是对喻，喻下两句“吁嗟女兮，无与士耽”。第六章的“淇则有岸，湿则有泮”是反比，比氓的变心是无边无际不可捉摸的。这些，对于塑造形象，突出主题，加强诗的思想意义，都起了积极作用。

（二）对比的表现手法

这是由于现实矛盾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其形式有二：

1.句法对比者，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之耽也，犹可说也；女子耽也，不可说也”。这是士和女两种不同人物的对比。“桑之未落”与“桑之落兮”的对比，“不

见复关”与“既见复关”的对比，都是互相映衬，收到更好地塑造形象、抒发感情的效果。

2.前后对比者，如氓在未婚前是“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在婚后则“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前后不同态度互相映衬，描绘出氓虚伪的本质。

（三）借代修辞

诗是形象思维，不是抽象的说教，要用具体的事物，抒写抽象的意境。形象的语言，容易引起读者想象、共鸣，增强诗的魅力。

《氓》诗人用氓住的地方“复关”代表氓，用“总角”代表幼年。以送行之远、乘垣望关表多情。以车来贿迁表同居，以“淇水汤汤，渐车帷裳”表大归。以“三岁”表多年以“二三”表反复。

这和《小雅·采薇》诗人用“杨柳依依”代春，“雨雪霏霏”代冬，性质是一样的。收到语言隽永，耐人寻味的效果。

（四）顶真修辞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说：“顶真是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起头，使邻接的句子头尾蝉联，而有上递下接趣味的一种修辞法。”

这种修辞多见于歌曲，可能由于集体歌唱，口耳相传，此唱彼和，互相衔接，便于记诵所产生的。如“抱布贸丝，匪来贸丝”，“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无与士耽，士之耽兮”，“及尔偕老，老使我怨”，“不思其反，反是不思”等，都是诗中的顶真句。蝉联词不一定都在句首，有的在句中，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是加强诗的音乐性。

（五）叹辞的应用

诗人抒发猛烈的感情或深沉的思想的时候，经常用一种呼声或感叹辞来表达。如当她追叙婚前恋爱生活的时候，感情比较稳定，没有使用叹辞。

第三章转入抒情，感情激昂，连用两个“于嗟”（哎呀），三个“兮”（啊）字，两个“也”（呀）字。

第四章对“桑落”有所感，用了一“矣”字。

第五章诉说被丈夫虐待，被兄弟讥笑，情绪最激动，连用六个“矣”字，借表她沉痛的心情和口气。

最后一章对氓表示愤慨和决绝，加强了语气，拖长了音调，坚决地唱出“亦已焉哉”（也就算了吧）！“焉哉”二字连用，就像歌剧幕终，使人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之感。

陌上桑

《陌上桑》

汉代乐府诗大约的大致分类：

一、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

郊庙歌辞：为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所用。今存者有《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

燕射歌辞：为朝廷宴飨所用。

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于郊庙，燕飨；杂舞用于宴会。

二、军乐

鼓吹曲辞：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

横吹曲辞：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

三、民间的歌辞

相和歌辞：为汉世街陌谣讴，起初只是人们随意吟诵，“后渐被之管弦，即为相和曲”。

清商曲辞：源出于相和三调，内容多为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杂曲歌辞：有写心志，抒情思，叙宴游，发怨愤，言战争行役，或缘于佛老，或出于夷虏，兼收并载，故称杂曲。

《陌上桑》是汉乐府中的一首乐府诗，属《相和歌辞》。又名《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

这首诗第一段，写秦罗敷的美貌；第二段，写使君觊觎罗敷的美色，向她提出无理要求；第三段，写罗敷拒绝使君，并盛夸丈夫以压倒对方。这首诗以幽默诙谐的风格和喜剧性艺术手法，刻画了一个既美丽坚贞，又聪明的采桑女子形象，洋溢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民间风情，同时也反映出汉代贵族官僚仗势调戏民女的社会现实。

全诗情节逼真、语言华丽、形象生动，虽经文人修饰加工，仍体现出浓烈的民间歌谣风味。

第一段，写秦罗敷的美貌。首先写环境美和器物之美来衬托她的美貌，然后重点写她的服饰之美。最后通过侧面描写烘托她的美貌，无论是行者还是少年，无论是耕者还是锄者，都倾慕她的美丽，激起读者的想象。她的外表美，铺衬下文的心灵美；写劳动人民对罗敷的健康感情，与后文使君的不怀好意形成对照。

第二段，写使君觊觎罗敷的美色，向她提出无理要求。先是使君的马徘徊不前，使君对罗敷垂涎三尺，继而上前搭话，询问姓名，打听年龄，最后提出和罗敷“共载”的要求暴露了使君肮脏的灵魂。写使君的语言行为步步深入。

第三段，写罗敷拒绝使君，并盛夸丈夫以压倒对方。本段全部由罗敷的答话构成，回应使君的无理。斥责、嘲讽使君愚蠢，声明自己已有丈夫，丈夫威仪赫赫、仕途通达、品貌兼优。罗敷的伶牙俐齿使自以为身份显赫的使君只能自惭形秽，罗敷的不畏权势、敢于与权势斗争的精神充分体现出来了，表现了她的人格魅力。

《陌上桑》塑造罗敷的形象也依循人们识辨人物的一般顺序，在写法上表现为由容貌而及品性。罗敷刚出现，还只是笼统地给人一个“好女”的印象，随着叙述的展开，通过她服饰的美丽和路人见到他以后无不倾倒的种种表现，“好女”的形象在读者眼前逐渐变得具体和彰明。

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她抗恶拒诱，刚洁端正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她流利得体，同时又带有一点调皮嘲弄的答语中，还可看出她禀性开朗、活泼、大方，对自己充满自信，并且善于运用智慧保护自己不受侵害。

《陌上桑》在写作手法方面，最受人们称赞的是侧面映衬和烘托。先写罗敷采桑的用具和她装束打扮的鲜艳夺目，渲染服饰之美又是重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些诗句一字不及罗敷的容貌，而人物之美已从衣饰等的铺叙中映现出来。

更奇妙的是，诗人通过描摹路旁观者的种种神态动作，使罗敷的美貌得到了强烈而又极为鲜明、生动的烘托。“行者见罗敷，……但坐观罗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人类对异性美（尤其是在形貌方面）就更为敏感，同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这些男性旁观者为罗敷深深吸引，乃至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想取悦罗敷的举止。借助于他们的目光，读者似乎也亲眼饱睹了罗敷的面容体态。这样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借助比喻等手段正面进行摹写显得更加富有情趣；而且由于加入了旁观者的反应，使作品的艺术容量也得到了增加。

点评：

原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这首诗运用了环境描写、外貌描写、人物对话、侧面烘托以及夸饰等多种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表明叙事诗艺术技巧已趋于成熟。侧面烘托的手法用得尤其成功，作者没有正面描写罗敷的美丽，而是通过旁人的种种神态烘托罗敷的倾国倾城之貌，大大增强诗歌的喜剧效果，避免了大段铺排可能导致的堆垛呆板。

同时，由于诗人给读者留下了较大的想象空间，罗敷的美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胖瘦如意，高低随人，取得最佳的艺术效果。另外，这首诗语言质朴而又流利晓畅，韵律自然和

谐，对仗工整，表现出了成熟的语言技巧。”

短歌行

《短歌行》

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人，汉族。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短歌行二首》是汉末政治家、文学家曹操以乐府古题创作的两首诗。第一首诗通过宴会的歌唱，以沉稳顿挫的笔调抒写诗人求贤如渴的思想感情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第二首诗借礼赞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坚守臣节的史事，申明自己只有扶佐汉室之志，决无代汉自立之心。

两诗珠联璧合，庄重典雅，内容深厚，感情充沛，其政治内容和意义完全熔铸于浓郁的抒情意境中，全面展现了曹操的人格、学养、抱负和理想，充分显示了其雄深雅健的诗品。

开头八句，作者强调他非常发愁，愁得不得了。愁的原因是苦于得不到众多的“贤才”来同他合作，一道抓紧时间建功立业。连曹操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居然在为求贤而发愁其宣传作用不言而喻。假如庶族地主中真有“贤才”的话，看了这些话就不能不大受感动和鼓舞。他们正苦于找不到出路呢，没有想到曹操却在那里渴求人才，于是那真正有才或自以为有才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跃跃欲试，向他“归心”了。

这里讲“人生几何”，不是叫人“及时行乐”，而是要及时地建功立业。这里曹操似乎是在抒个人之情，发愁时间过得太快，恐怕来不及有所作为；实际上却是在巧妙地感染广大“贤才”，提醒“贤才”们人生就像“朝露”那样易于消失，岁月流逝已经很多，应该赶紧拿定主意，到他那里施展抱负。

因此，诗中浓郁的抒情气氛包含了相当强烈的政治目的。这样积极的目的而故意要用低沉的调子来发端，这固然表明曹操真有他的愁思，所以才说得真切；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通过这样的调子更能打开处于下层、多历艰难、又急于寻找出路的人士的心扉。所以说用意和遣词既是真切的，也是巧妙的。在这八句诗中，主要的情感就是一个“愁”字，“愁”到需要用酒来消解。

“愁”这种感情本身是无法评价的，能够评价的只是这种情感的客观内容，也就是为什么而“愁”。由于自私、颓废、甚至反动的缘故而愁，那么这愁就是一种消极的感情；反之，为着某种有进步意义的目的而愁，那就成为一种积极的情感。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看，曹操在这里所表达的愁绪就是属于后者，应该得到恰当的历史评价。

接着八句情味则更加缠绵深长。“青青”二句原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话，原诗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在这里引用这首诗，而且还说自己一直低低地吟诵它，这实在是太巧妙了。他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对“贤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两句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曹操由于事实上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找那些“贤才”，所以他便用这种含蓄的方法来提醒他们：“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来投奔我呢？”由这一层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十分周到，的确具有感人的力量。而这感人力量正体现了文艺创作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

他这种深细婉转的用心，在《求贤令》之类的文件中当然无法尽情表达；而这首《短

歌行》作为一首诗，就能抒发政治文件所不能抒发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紧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

这八句仍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求才”二字，因为曹操所写的是诗，所以用了典故来作比喻，这就是“婉而多讽”的表现方法。同时，“但为君故”这个“君”字，在曹操的诗中也具有典型意义。本来在《诗经》中，这“君”只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在这里则具有了广泛的意义：在当时凡是读到曹操此诗的“贤士”，都可以自认为他就是曹操为之沉吟《子衿》一诗的思念对象。正因为这样，此诗流传开去，才会起到巨大的社会作用。

第三个八句是对以上十六句的强调和照应。以上十六句主要讲了两个意思，即为求贤而愁，又表示要待贤以礼。倘若借用音乐来作比，这可以说是全诗中的两个“主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这两个“主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前四句又在讲忧愁，是照应第一个八句；后四句讲“贤才”到来，是照应第二个八句。表面看来，意思上是与前十六句重复的，但实际上由于“主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因此使全诗更有抑扬低昂、反复咏叹之致，加强了抒情的浓度。

再从诗歌表达的主题来看，这八句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含有深意的。因为曹操不断地在延揽人才，那么后来者或许会顾虑“人满为患”；所以曹操在这里进一步表示他的求贤之心就像明月常行那样不会终止，人们也就不必要有什么顾虑，早来晚来都一样会受到优待。说这种话也是作者用心周到的表现。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下文还要有更加明确的表示，这里不过是承上启下，起到过渡与衬垫的作用。

最后八句的前四句既是准确而形象的写景笔墨，同时也有比喻的深意。这是指那些犹豫不定的人才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一时无所适从。所以曹操以乌鹊绕树、“何枝可依”的情景来启发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要善于择枝而栖，赶紧到自己这一边来。

这四句诗生动刻画了那些犹豫彷徨者的处境与心情，然而作者不仅丝毫未加指责，反而在浓郁的诗意中透露着对这一些人的关心和同情。这恰恰说明曹操很会做思想工作，完全是以通情达理的姿态来吸引和争取人才。而像这样一种情味，也是充分发挥了诗歌所特有的感染作用。

最后四句画龙点睛，明明白白地披肝沥胆，希望人才都来归顺，确切地点明了此诗的主题。“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是通过比喻极有说服力地表现了人才越多越好，决不会有“人满之患”。“周公吐哺这种传说当然是有些夸张。不过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却是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

总起来说，这首《对酒当歌》正像曹操的其它诗作如《蒿里行》《对酒》《苦寒行》等一样，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服务的；然而它那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

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那个时代，曹操就已经能够按照抒情诗的特殊规律来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这一创作经验显然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同时因为曹操在当时强调“唯才是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所以他对“求贤”这一主题所作的高度艺术化的表现，也应得到历史的肯定。